

# 銀灰色的死

(上)

雪後的東京，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。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，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。千九百二十年前，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。街街巷巷的店鋪，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，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，好添些年終的利澤。這正是貧兒富主，一樣多忙的時候。這也是逐客離人，無窮傷感的時候。
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，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，有一間樓房，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。這一家人家，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，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。樓上的門窗，還緊緊的閉在那裏。金黃

的日球，離開了上野的叢林，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，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。

太陽的光線，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，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，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，就睜開了。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。在黑戚戚的房裏的光線裏，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，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，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，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。

他開了半隻眼睛，看看桌上的鐘，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。開了口，打了一個呵欠，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，仍舊嘶嘶的睡着了。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，聽着隔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，他纔跳出被來。胡亂的穿好了衣服，跑下樓來，洗了手面，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，跑上外面去了。

他近來的生活狀態，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。自從十月底到如今，兩個月的中間，他每晝夜顛倒的，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。東京的酒館，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。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，所以肯同他鬧，同他樂的，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，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，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，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，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，他的耳朵裏，忽然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。他的鼻孔裏，有脂粉，香油，油沸魚肉，香煙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。他的書的字裏行間，忽然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。一雙迷人的眼睛，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。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，漸漸兒的開放起來，兩顆笑靨，也看得出來了。洋磁似的一排牙齒，也看得出來了。他把眼睛一閉，他的面前，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，微微的

在那裏笑着。也有斜視他的，也有點頭的，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，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他總不知不覺的跟了那隻纖手跑去，同做夢的一樣，走了出來。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著的時候，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，纔走出來，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不清了。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，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，萬戶千門，都寂寂的閉在那裏，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。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，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。他立住了足，靠了大學的鐵欄干，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，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。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，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，電柱上，電線上，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，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

光。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，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，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的樣子。背靠着了鐵欄干，他儘在那裏看月亮。看了一會，他那一雙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，忽然滾下了兩顆淚來。去年夏天，他結婚時候的景象，同走馬燈一樣的，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。

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，一面寬廣的空中，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裏，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，我們便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，知道這天空的低下，就是江水了。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，有幾點人家，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。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，因為天氣熱得很，他同他新婚的夫人，睡了一會，又從床上走了起來，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。燈火已經吹滅了，月光從

窗裏射了進來。在籐椅上坐下之後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。定睛一看，他覺得她的臉色，同大理白石的彫刻沒有半點分別。看了一會，他心裏害怕起來，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，摸上她的面上去。

「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？」

「輕些兒罷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，別驚醒了他們。」

「我問你，唉，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呢？」

「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！」

聽了她這一句話，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。不知是什麼緣故，他就忽然伸了兩手，把她緊緊的抱住了。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，他覺得她的眼睛裏，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流下

來。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，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，望望窗外看，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。抬頭看看天，蒼蒼的天空裏，有一條薄薄的雲影，浮在那裏。

「你看那天河……」

「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，就是我的星宿了。」

「什麼星呀？」

「織女星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。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，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，低聲的對她說。

「我明年未必能回來，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。」

他靠住了大學的鐵欄杆，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。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，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。

來。他的眼睛裏，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。那一口朝溪的小窗，也映到他的眼睛裏來。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，也映 他的眼睛裏來。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，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，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，一雙迷人的大眼，小小的嘴唇的曲綫，灰白的嘴唇，都映到他的眼睛裏來。他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搖了一搖頭，便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她死了，她是死了，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，總是真的。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，總也是真的。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，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。」

一邊流淚，一邊他就站起來走。他的酒已經醒了，所以他覺得冷起來。到了這深更夜半，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家裏去。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，他住的樓上，也沒有火鉢

，也沒有生氣，只有幾本舊書，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，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車站去。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，待車室裏，有火爐生在那裏，他上火車站去，就是想去烤火去的。

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，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，進了車站，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，祇看見兩排電燈，在那裏黃黃的放光。賣票房裏，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，在那裏打呵欠。進了二等待車室，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，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。遠遠的有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來。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去的跑。等了一會，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。車站上忽然熱鬧起來，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，混作了一處，傳到他的耳膜上來、跟了一羣旅客，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。出了車站

，他仰起頭來一看，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，有無數星辰，在那裏微動。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，他覺得冷得難耐的樣子。月亮已經下山了。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，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，各店家的門燈，都像倦了似的在那裏放光。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侯，他忽然長歎了一聲。朦朧的燈影裏，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，四邊的枯樹都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，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，就默默的站住了。靜靜兒的聽了一會，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，只有那工人的車輪聲，同在夢裏似的，斷斷續續的傳到他的耳朵裏來，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。他走過觀月橋的時候，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。兩行燈火，好像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。他到家睡下的時候，東方已經灰白起來了。

(中)

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氣。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，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，套上了一雙破皮鞋，就跑出外面來。

在藍蒼的天蓋下、在和軟的陽光裏，無須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，他纔覺得飢餓起來。身邊摸摸看，他的皮包裹，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。半月前頭，他看看身邊的物件，都已賣完了，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，當入當舖去。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，祇賣了一百六十元錢，用不上半個月，如今祇有五元錢了。

「亡妻呀亡妻！你饒了我罷！」

他淒涼了一陣，羞愧了一陣，終究還不得想不到他目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。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噁哩咕嚕的響。他算算看這五元餘錢，斷不能在上等的酒館裏去吃得醉飽。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

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。

那一家酒家，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，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，當爐的就是老寡婦的女兒，名叫靜兒。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。容貌也只平常，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，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，不識是什麼理由，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，總忘她不了。並且靜兒的性質和善得非常，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，裝着笑臉的。她們那裏，因為客人不多，所以並沒有廚子。靜兒的母親，從前也在西洋菜館裏當過爐的，因此她頗曉得些調味的妙訣。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，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，一則因為靜兒待他周到得很，二則因為他去慣了，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，無論多少，總肯替他掛帳的。他酒醉的時候，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，怎麼好，怎麼被他母親虐待，怎麼的染了肺病，死的時候，怎麼的盼望

他。說到傷心的地方，他每流下淚來，靜兒有時候也肯陪他哭的。他在靜兒家裏進出，雖然還不上兩個月，然而靜兒待他，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。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，也都告訴他的。據靜兒說，無論男人女人，有秘密的事情，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，總要有一個朋友，互相勸慰的能夠講講纔好。他同靜兒，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的朋友了。

半月前頭，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，只聽說「靜兒要嫁人去了」。他因為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，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察靜兒的行狀。因為心裏有了這一條疑心，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，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。有一天將夜的時候，他正在靜兒家裏坐着喝酒，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。靜兒見了這男人，就丟下了他，去同那男人去說話去。靜兒走開了，所以他祇

龍同靜兒的母親去說些無關緊要的閑話。然而他一邊說話，一邊却在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。等了半點多鐘，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，他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，匆匆的走了。自從那一天起，到如今却有半個月的光景，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。同靜兒絕交之後，他喝酒更加喝得利害，想他亡妻的心思，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。

『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！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得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！』

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，總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。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，竟同靜兒的混到一處來。同靜兒絕交之後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孤寂了

他身邊摸摸看，皮包裏的錢祇有五元餘了。他就想把這事作了

口實，跑上靜兒的家裏去。一邊這樣的想，一邊他又想起『坦好直』(Tannhauser)裏邊的『盍縣罷哈』(Wolfram von Eschenbach)來。

『千古的詩人盍縣罷哈(Eschenbach)呀！我佩服你的大量。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深的心情來愛『愛利查陪脫』。(Elisabeth)』

想到這裏，他就唱了兩句『坦好直』裏邊的唱句，說。

Dort ist sie ;—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!

So fliehet fuer dieses Leben

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!

(Wagners Tannhaener Zweiter Aufzug 2. Auftritt)

(你且去她的裙邊，去算清了你們的相思舊債！)

「可憐我一生孤冷！你看那鏡裏的名花，又成了泡影！」  
念了幾遍，他就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我可以去的，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，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，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麼？」

看他的樣子，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為似的，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，並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。

遲遲的走到靜兒家裏的時候，她們母女兩個，還剛纔起來。靜兒見了他，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，就問他說。

「你怎麼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？」

他心裏想說。

「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。」

但是見了靜兒那一副柔和的笑容，他什麼也說不出來。所以他

只回答說：「我因為近來忙得非常。」

靜兒的母親聽了他這一句話之後，就佯瞋佯怒的問他說：

「忙得非常？靜兒的男人說近來你時常上他家裏去喝酒去的呢。」

靜兒聽了她母親的話，好像有些難以爲情的樣子，所以叫他母親說：

「媽媽！」

他看了這些情節，就追問靜兒的母親說：

「靜兒的男人是誰呀？」

「大學前面的那一家酒館的主人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

他就回轉頭來對靜兒說：

「你們的婚期是什麼時候？恭喜你，希望你早早生一個兒子，